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短篇小说选

1918—1949

第六卷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48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3}{4}$ 插页2

1981年3月北京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 100,000

书号10019·3099

定价1.90元

第 六 卷

目 次

柳 青

地雷..... 1

土地的儿子.....26

林淡秋

马逢伯.....44

司马文森

吹号手.....58

马 加

过梁.....66

邵荃麟

欺骗.....76

、周立波

麻雀.....94

纪念..... 103

华 嘉

寂寞..... 113

骆宾基

乡亲——康天刚..... 132

一九四四年的事件·····	156
由于爱·····	172
孔 厥	
受苦人·····	206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	213
谢挺宇	
去国·····	234
杨 朔	
月黑夜·····	260
分水岭·····	275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281
李有才板话·····	297
传家宝·····	340
田寡妇看瓜·····	355
胡 正	
民兵夏收·····	357
田 涛	
希望·····	364
康 濯	
腊梅花·····	383
灾难的明天·····	408
我的两家房东·····	441
王 林	
五月之夜·····	462

徐 迟	
一塌糊涂	471
罗 荪	
代表	482
郑定文	
大姐	495
罗 洪	
践踏的喜悦	511
李广田	
没有太阳的早晨	531
吴伯箫	
化装	541
周洁夫	
师徒	546
变化	556
崔 璇	
周大娘	571
葛 洛	
卫生组长	578
孙 犁	
荷花淀	588
嘱咐	596
互助组 (《村歌》上篇)	606
华 山	
鸡毛信	637

路 翎

王兴发夫妇..... 671

地雷

柳 青

—

“一二一，一二一，打倒日——本！”

“打倒日——本！”

“一二一，一二一……”

这是阴历三月天，太阳在灰冥冥的西山里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太行山区有一个叫做李道村，自卫队正在一块广场上操练。他们转圆圈跑慢步，那个在圆圈中心踏步叫操的人显然很着急的样子，跟着队列的排头转动着，嘴不停息地喊着数字，希望跑得象军队似的噤噤地响。但是，无论如何，庄稼人甚至将“打倒日本”四个字喊得极整齐，原始的声浪震天价响，脚下噤格噤，噤格噤的总是跑不整齐来。

这惹得在老爷庙旁边的路口上，挟一梗红缨矛子放哨的李树元老头子看着看着，忍不住失笑了，笑的满腮的苍色胡子都站起来。因为操练的人不是比他小一辈便是小两辈，而且他两个儿子都在里边，他便理直气壮地笑骂道：

“羞死你们的老人了，你们，咳咳……”习惯地咳嗽着，随即认真地说：“唔，打日本，那是真刀真枪，甚的时候还是要人家八路军哩，山百姓腿硬得那样子，踏不在字上吗——”

“一二一，一二一……一……”

自卫队一股劲操练着，跑得广场上扬起一抹尘埃。大约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见。老头子便孤寂地抱着他的红缨矛子，斜倚着一堵土墙吃烟去了。

“轰隆……”西边远远的又响了一声。

老头子心里咚的起了回声，不由得忧郁起来。已经好久了，每天每天都响这样的几下子。说是打雷，可是这才三月，而且天气晴朗明媚；什么地方拉开火线了？声音又不那样紧迫。前天，那样多的军队经过李道村开向西边去了，有一部分还在本村扎了一宿。以后人们便都传说着，日军在那边修铁路，这里听到的那响声便是他们用炸药开山洞的；并且喧嚷着，说修得真快，修着修着向南通下去了，等到整个修通了的时候，他们便由铁路出发向两边的村庄扫荡，那时这里会变成什么情况呢？

“唉唉，”他叹息了。

去年那叫做“夏季扫荡”的时候，老头子院落里的两间倒坐房子和大门，被日军纵火烧了。幸而有两个烧不坍的窑洞，他同他的两个儿子金宝和银宝住一个，他的老婆同两个媳妇和金宝的孩子住一个，已经凑活了快一年了。“凑活着吧，”他常对家人或村人说：“不凑活有甚的法子呢？……难道就忘记敌人把咱撵到山洼子里，没明没夜的象蚂蚁一样乱跑了？”

现在听说“扫荡”便想起这情况来，新的恐怖似乎又要威胁着他了。不过他默想着敌人修铁路的那边，成千成万自己的军队开过去，是怎样一回事呢？……

他盯着下边哗然的小河，自言自语着：

“甚的时候把日本打出去了，我老汉也不要站在路口上，年青人们也好好到山里下苦去吧，不要隔几天就操啦练啦……”说

着，他就朝广场望着。

“一二一，一二一……”那里仍然跑着，叫着。

从那样一群人中间，他一眼就看见哪一个是他的金宝，哪一个是他的银宝了。他的——他们眨着象他的一样的眼睛，或者长着象他老婆的一样的额头，他觉得他们比谁家的儿子都好。“日本鬼子把老子的房子烧了也罢，牛拉去杀得吃了也罢，只要小子们欢天喜地，老子有儿就什么都有了！”当到无可奈何的时候，他曾这样慨叹过，听来颇带点顽强劲儿；但是他自有他自己的意思。

广场上，他们跑完步练习着抛手榴弹。

“你看！”他的银宝举起一颗那种用枣木修的假手榴弹，说着说着，呼的一声就抛了几十丈远。多少人都笑着，称赞着，打诨着，唯独他的哥哥金宝站着，很不满意。

老头子看了，越发生银宝的气。“二百五！”他很冷心地说：“才二十来岁的个人，刚识得自己的名字，当了几天村公所村丁，显能做甚哩嘛！村里的那些年青人也真是……还举他当自卫队排长！”

他觉得活在这年头，一家人无事无非团聚在一块，比什么都好。于是带着对他的银宝深深的不满意，背转向路上蹲下去，发现他的烟已灭了。

他思索着什么似的，又慢慢地装起一袋烟，慢慢地扶在大腿和小腿之间，然后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火镰，喳喳两下子拍着火来，将燃着的艾絮放在烟袋上，插在丛丛的胡须掩埋着的嘴里，同谁赌气似地吸起来了。

他一袋又一袋地吸着，不觉得太阳便沉没在传说日军修铁路，听见开山洞的那边了。晚霞还晖映着这边的山头，但只昙花

一现便泯灭了，代之以无涯的暮色苍茫。一柱柱炊烟从烟囱里升起，缭绕着汇集了起来，笼罩在村庄的上空。

这时候，沿着小河的路上，从东边走来了一个军人。李树元老头子吧吧地将烟袋里的烟灰磕掉，扶着矛子便站起来。那军人走近了的时候，他照例说道：

“老乡，路条？”

“没有，后边有队伍。”大约因为走快了一点，说话时还吁吁的。

“咱八路？”

“是的。”很匆忙地样子问：“村公所在哪里？”

看来定是有紧急的公事，老头子使用他那二尺多长的烟袋，指着旁边被日本人烧得四零五落的老爷庙，很信任地说：

“进吧，就在烧剩下的那两间社房里。”

话没说完，那军人扭身便走去了。李树元孩子似地扑簌打了一个寒颤，预感到什么不平常的事要发生了。但是会是什么事呢？如果是后边来的队伍要在这村庄里宿营，那是最寻常没有的了，但是前天才开过去那样多的队伍……

霎时，在那军人走来的路上出现了抬东西的老百姓，两个人一付，走得极快，软软的扁担一晃一晃，好象很沉重的样子。在那条路转向这边的拐弯处，他们，夹杂着押运的队伍，川流不息地走来了。前边的快到他跟前了，拐弯处还是一付接着一付闪过来。有人又问了问他村公所的所在，他只一指，自管呆呆地看着前边的路上，仿佛他要点数似的；其实他早已眼花缭乱，糊里糊涂了。转眼一看他旁边，他们所抬的东西已经一个挨一个，一排挨一排地停放在庙外那场子上了。最先到的那军人胳膊一伸一伸忙碌地指挥着。

老百姓，军队，乱杂杂的象热闹的市集一样，抽扁担的，擦汗水的，甚至有脱下鞋袜察看脚的。说话声，咳嗽声和往地上抛扁担的声音混淆成一片……

不知什么时候，自卫队便收了操，统统跑到这里来了。他们不管军队喊叫着“站开！站开！”便挤进人群中去，同那些民夫们混杂起来。连李树元老头子自己也似乎哨都不放了，不觉得被吸进里边。

民夫们这儿一簇那儿一簇地议论着：

“看起来小，重啦！”

“你说，路太长远了。”

“再要走，我是不行了……”

解散了的自卫队员们疑惑地看看他们，又看看他们所抬的东西，摸不清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忽然，在一个人群的角落里，李树元用尽了他平生所有的力气，急促地绝叫了两声：

“银宝！银宝！”

银宝这才伸起腰来走开了。原来他竟年青的探险家似地，用手摸了摸那放在见方木框子上的，圆圆的，秘密的东西。他走开便又混在人群中。许多人都好奇地打听——从哪里抬起，送到哪里去，……民夫们一个个都狡狴地用摇头来回答一切问题。只是当三番五次地被问着这抬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才悄悄地将嘴凑在别人的耳朵上，说：“地雷。”

二

晚餐时，银宝放下碗筷，手在嘴上抹了一把，便象有紧要事情一般开门出去的时候，他父亲坐在炕头一眼盯住了他，问道：

“你又哪里去啦，银宝。”

银宝一条腿已伸出门限了。

“等等，同你说个话。”

“说甚咧……”他很不愿意地回转身来站着，显出等说完马上便走的样子。

但是老头子叫住他，却是在村庄里有了这种事情的晚间不让他出去的意思。平日，每天每天晚餐后，李树元家的麻油灯便熄灭了……老头子自己坐在炕头噙着他的长烟袋吸着，金宝抱了他的孩子地下踢来踢去走着，媳妇们洗完饭具上炕去同婆婆一块坐在角落里，一家人便在黑暗中闲谈起来了。不仅在近年因为战争中油价昂贵而不点灯，便是太平年间为了节省也是如此。他们的闲谈常常是没有什么题目的，从鸡下蛋很多扯到牛不肯吃玉蜀黍棒子。又回到米囤子里常常有老鼠跑进去……等等。谈到瞌睡起来的时候，便各自黑摸着睡去了。银宝常不参加这种闲谈，他放下碗筷便从张家游到李家，找年青人们斗混去了。抗战以来，无论谁个都有了一定的组织的时候，他更是如此。不是说要去开会，便是说要去上课，反正村里空出那么一间大房子，粘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伟人像，年青人们挤在里边一闹便是半夜。可是今晚老头子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他阻留下他，便教训了他一顿。

“真是憋得说不来！”老头子一只腿曲着，一只腿伸着，坐在那里黑桩子似的把烟袋从胡子里边的嘴上拔开，气愤地说：“地雷，好不厉害的东西，那是作害日本的，你个老百姓小子，你摸他怎的哩？摸下半分利吧？轰一声响了，怎说哩？……”沉默着瞪了银宝半天，这才重新噙住烟袋，烟袋上老鼠一般吱吱响了两声，一星火光挂在他面前的黑暗中。

“怕死人了，啧啧……”老婆婆恐惧地缩着肩膀。

屋里充溢煤烟和老头子嘴里喷出的烟草的烟同酸菜气混合在一起的呛人的空气。灶火在洗过饭具以后用煤泥糊起来了，用火柱通了一个孔，蓝色的火焰从这孔里箭头一般升出来，闪闪的跳着。银宝便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蹬在灶台上，看着蓝焰，不服气地说：

“那的容易，就响了……”

“你怎的晓得响不了？”老头子一口咬定逼问着：“是人家老兵们晓得那家具的门道也许哩，你怎的晓得响不了？”

“啧啧……”老婆婆还是缩着肩膀看着银宝。她没有见过地雷，但是意识到它是很暴烈的东西。

金宝抱了他的小宝贝在地上径自踢着，媳妇们一眼看着银宝，等待着看他说什么似的。银宝一句也不响了。老头这才教训他，说他晚餐后就不该再要出去了。

这时，村里杂乱而紧张的很。到处院里的狗不住地汪汪汪吠着，可见村道上时刻不断地有人走，军队，民夫或者本村的干部，弄粮食的，弄柴的，弄水的……每个路口上都放着哨，远远的看见黑暗中蠕动着一个人影子，哨兵便“喔呀！”一声，使你恐怖地站住，才细问你干什么事的。

“你跑出去算担葱的呢卖蒜的呢？”老头子伸出胳膊在炕上将烟灰搽下，恐怕熄灭了，匆忙地装起又一袋烟，吸着：“这世道，吱吱，人都喊叫捉拿啦，铲除啦，吱吱，汉奸那东西是真有的哩。你甚的事情也没有，话不对头就吃现亏哩……吱吱吱，嘶……”

他重重地吸了一气烟，然后哺地呼了出来，好一阵没有响。他想着年头不同早先一样了，早先他可以脱下一只鞋给他几下。

现在不行了，他不敢压制抗日的人。他只轻轻地结束他的教训，说：

“我说的话是爱惜你还是作害你，自家仔细想去。”

黑蒙蒙的屋里便一片静默……

从李道村往西五十余里，隔着土山，沟溪，小河，村庄和树林子……那里南北纵迤着一道汽车路，曾经到李道村糟蹋过两次的日军天天在那里修铁路。开山洞的声音白天在李道村时常会听到的。今夜，在李道村老爷庙那里停放着的大堆的地雷，村里狗咬，人叫，说话的声音随处可闻。

李树元家里保持着紧张的寂静，谛听着外边的动静。闲谈没有往日那样自然，有人“你听你听”地低语着，大家便屏住气，歪起头来了。许久以后，外边村里忽然有人叫了两声：

“树元叔，树元叔……”

屋子里，人们一下子便成了静物似地不响不动了。

老头子还是歪着头继续仔细听着，对金宝说：“孩子放下，出去看是怎么的哩？”

“我看去，是村警的声音。”银宝说着便要走了。

“就叫你哥哥去吧，”老头子厌恶地阻止住了他。

“啧啧，天胆！”老婆婆狠狠地盯了银宝一眼，说。

金宝把他的孩子给了他的媳妇，他迂缓地出去了。在那敞房子大门被日军烧毁得零落的院里，他叫了一声“哪里哩”，沉重的脚步声便由轻微而消逝了。

过了很久的时候。他转回来。他掀开门进来，还没等别人齐声探问一下消息，便粗声嚷道：

“早些睡觉吧！”

“怎的哩？”

“明早晨，天亮就要送地雷去哩……”

“怎的……”

“明早晨，天亮就要送地雷去哩！”他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才慢吞吞地将村警的通知转告了众人：“凡是自卫队的人们，统统要去。咱这里换差，怕直端往地头送哩，村警说。”

李树元惊愕地呆住了，凝望着金宝。

“地头？”老头子迷惑着，“地头在哪里呢？”

“还要问呢？管保是直端往火线上送！”银宝心直口快地插嘴说：“往日军修铁路的那面开了那多的队伍，还要问呢？又快紧张几天了……”说得显得倒象很满意似地。

“听你哥哥说！”老头子瞪了他一眼，便转向金宝。

“总差不多，”金宝照例慢吞吞地说：“村警说五六十里地，实在的地点，唔，我看他也同咱一样，不晓得。”

他把别人告诉他的话大多压下来了，原来村警在黑暗中扯住他的袖子，挤眉弄眼地讲了半天。他鼓动家似地给他宣传着日军这回必定要吃个大亏，好象他亲眼看见过似地，说八路军已经布置好了，就是等地雷去哩……金宝好象并没有为他所动，简直象忘了一样，也不惊怕。他是一个再不能更死板的农民。

虽然如此，老头子略微一想，他明白了。他开始为这件意外的事苦恼着，怎样好呢？以前自卫队送过粮秣，送过伤兵，送过子弹，就是没有送过这种东西，这种暴烈的使人一见栗然的地雷，并且也没有直端往火线上送过……他寻思着是否有使儿子们摆脱这桩差事的办法——没有办法！没有一点儿办法！老爷庙那堵高高的墙壁上，军队的宣传队写了那样大的一排红字，他不认得它们，但是他问过小学的教师，人家告诉他说是这样读法——军民合作打日本。并且还给他解释了好久，他曾点着头认

可说：“对，对，就要这样！打日本第一要紧，你不要以为我是个农民份子，我懂翻哩，……”并且看样子，前方又吃紧了，不去是不行的，公事，这是公事……

“送去吗……”他想了半晌，喃喃说。

“老天，我心都跟他们去了！”老婆婆抖着说。

“不要怕，”他却转来安慰起他的老伴来了，“怕不了的。你看村里去多少人哩，要是凡是自卫队的人手统统要去的话……”他说着转向儿子们吩咐着：“拿稳你们的身子，抬那东西要小心，到地头可万万不敢瞎摸，瞎摸可使不得……带粮不带呢？”

“不带生粮，说顶好各人带些干粮。”金宝回答。

“那的，就把咱的炒面带上些，”老头子继续吩咐着，“好炒面，细糠磨的，”但是忽然想起来似地呢喃着：“炒面大概也不多了，敌人撵得咱窜山头的功夫，每人背上一袋子还当饭吃哩；可是装去吧，家里人不下苦，不要吃，过几天就要磨啦，谁晓得狗×的日军多时来呢？……”他啰嗦着没有完结的样子。

老婆婆冷然盯着他说着，冷然截断他的话：

“不要念你的经了，”甚至她也讨厌他的怪吝，说：“为甚要糠炒面呢？面囤里还有几斤白面放着哩，烙成饼子叫他们带去，又不是天天有这种差事哩，你给他们带些糠炒面，到人家地皮上一时连水也找不着一点儿……”

老头子一阵没有话说。最后，他命令道：“那的，你们睡去，媳妇们做去。”

这天深夜的时候，李道村许许多多人家却又点燃起麻油灯来，灯光映照着窗纸，远远地看去，同天空的点点星斗一般。凡是点灯的地方，屋顶上都紧起着一柱新加了煤的黑烟。农妇农女们给她们的儿子，丈夫或者兄弟们泡装着干粮；他们呢？睡去了，

恢复着日间在山里春耕的疲劳。明天，他们一清早便要出发到不确知的地方去了；现在老爷庙那里摆了一摊地雷，荷枪的战士们在几条村道上鹄立着，守护着它们……

三

晨光熹微中，村庄喧嚷着，紧张了。村道上来来往往到处是人。喊叫人名的声音，高声说话的声音，要绳索和扁担的声音混淆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村庄便一片静寂，失掉灵魂似的静寂。金宝和银宝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见了，只见伸向西边的大路上，人们抬着那些地雷走去了——一付接着一付的……

李树元老头子仿佛失掉灵魂似的静悄着，正象他突然一下子变成一个穷光的，孤寂而无助的老头子了。日军放火烧了他的房子，等他们退去他回来看见后的那种心的痛楚，竟象现在儿子们出发去帮助打烧他房子的人以后，他所感到的痛楚一模一样。然而也无怪，因为他的房子毁灭，他难过着难过着，忽然从几十年的蜜梦中惊醒了：土地房产不值钱，人的生命才是天下至宝。他看见同村的人有嚎哭着他们被惨害的家族，他便觉得十分可以自慰，说：“烧了烧了吧，八路军把日本打出去，平了天下，金宝和银宝再修新的去！”他所看见的世界，他所关心的世界很小，这个世界便是他的家，他一辈子把自己限制在这个范围里，因此在什么都变成飘渺幻灭的战乱中，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们的身上。现在，儿子们上火线去了，他便难过起来。

忽然他想开了，火线危险是危险，地雷厉害是厉害，但是村里去了那些多的年青人，偏偏就是他的儿子而不会是别的谁家儿子出了错子吗？反正，这世道，听天由命，自己碰自己的运气